U
101
Y8
1639
v.15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機卷之三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靖伐梁棄舟

唐高祖武德四年、趙郡王孝恭用李靖策、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梁蕭銑以江水方漲不爲備、孝恭等拔（不拔此不可以進）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追犇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以罷兵營

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倉猝徵兵、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或留拒或歸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

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縣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以分其勢銑援兵果疑不進其交州刺史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岑文本梁中書侍郎文本勸銑降銑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柰何以

我一人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以大牢告于大廟、下令開門出降、

芑山氏曰棄舟艦。疑援兵。不逐細利。以害大功。靖之智計。加孝恭數等。

李靖戒籍梁將

武德四年、李靖伐梁、梁主銑帥羣臣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此輩尚垂念百姓）願不殺戮、王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戰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眞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嚮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拒鬭死者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

先路彼爲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

若○籍○沒○梁○將○則○教○叛○矣○

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

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

芑山氏曰。不籍家以賞將士。非專恤梁將。陰以教唐將之忠其主。每臨敵死戰耳。觀漢高戮丁公以厲不忠。則厚待梁將。不槩同叛逆之科。其所以教忠可知也。此皆御下之道。宜深思之。

又曰。按唐書本文與綱目小異。唐書不容叛逆比之以下云。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

而籍之。自荆而南堅城剗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者也。止不籍。繇唐書此數語觀之。則是靖之不籍梁將者。懼它堅城死守。不吾降耳。非有激厲唐將忠主之意。要之教忠之意。亦寓其中。此又機之不測者也。

惟適氏曰。貞觀十九年征高麗。契苾何力擊高麗救兵。挺身陷陣。槊中其腰。何力束鎗而戰。遂破高麗兵。太宗求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何力曰。彼爲其主冐白刃。忠勇之士。不可殺也。乃舍之。按何力

此言與李靖同○但靖微寓機智○何力發于至誠○二者差別耳○

李孝恭討輔公祏

唐武德六年、輔公祏反、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悦服、

○與狄青擲錢不同彼虛此實

芑山氏曰、非飾說以定衆志、實見公祏當授首、蓋以理勢决之耳、七年、孝恭克丹陽、誅公祏、江南皆平、孝恭言果驗、○按公祏爲唐淮南道行臺僕射、初杜伏威與公祏友善、軍中畏敬公祏、與伏威等、

伏威忌之。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陽爲辟穀學道
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
兵爲之副。公祏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不從。公
祏殺之。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
國號宋。繇此觀之。公祏自取滅亡。固不足惜。然忌
公祏而成其反謀者。伏威也。伏威罪可逭哉。

制馭侯君集

唐貞觀十七年，以太子詹事張亮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爲洛州，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太宗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與漢高待韓彭異）（此中有防制）

芑山氏曰：君集是時反形未著，安得驟加以罪？待君集如故，非推誠厚君集也。及君集勸太子承乾

反。君集被收。太宗遂斬之。

卓菴氏曰。待君集如故。所以安其心也。然君集殺機。已胎于此矣。亮客以聞。與良平躡足封齊同。雖彼隱而此顯。其以殺韓侯則一也。

李世勣拔蓋牟

唐貞觀十九年、伐高麗、李世勣拔蓋牟城、蓋牟城在遼東都司城南二百四十里獲其戍卒七百人、皆請從軍自效、太宗曰、汝爲我戰高麗必族汝家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皆稟賜而遣之、以其城爲蓋州、蓋州本遼東郡地高麗爲蓋牟城唐置蓋州渤海因之遼以路通辰韓改爲辰州元屬遼陽路省縣入州 本朝初廢州置衛改屬遼東都司

芑山氏曰、此必逆料戍卒反側、不可以從軍、懼有它變、姑賜而遣之、非誠慮高麗族其家也、當于言

外窺其機智。

惟適氏曰。戍卒七百人。非眞欲戰高麗者。特以此綏㡋耳。太宗知其不爲我用。故遣之。與光武焚王郎文書同。

劉仁軌鎮百濟

唐高宗龍朔三年、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眞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于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

分

軍以進。仁軌與别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百濟王豐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惟别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黑齒虜複姓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驍勇有謀略、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刼掠定方罪不可貰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

城嘗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沙吒亦百濟人吒知加反見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嘗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鄉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賑貧乏

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安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宜三復房文昭、表京師高宗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猶當何之孝馬周爲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勳有級官有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爲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可謂君子矣

芭山氏曰用嘗之相如二人攻拔任存城撫安百

濟。折衝禦侮。仁軌功

相耳。

又曰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

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卒。百

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立之。引兵圍仁

願。時劉仁軌坐罪。以白衣從軍。詔以爲帶方州刺

史將文度之衆。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請唐曆

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于海

表。後卒如其言。

王方翼破車簿咽麪

唐高宗永淳元年、阿史那車簿圍弓月城、西域國名又突厥中有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于伊麗水俄而三姓咽麪咽音燕麪音面按三姓咽麪鐵勒別部之號也地傍疑海通鑑前云九姓鐵勒一部爲一姓三姓咽麪又其小者又熱海在與亦力把力國東周廻數百里夷呼爲亦息渴兒車簿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于熱海、熱海在西域碎葉城東流

○猛○敢○至○此○○○○○○○

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

如何便○知○○○○

謀執方翼以應車簿、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

○○○○○○○○○因○天○○○綱○目○例○此○非○是○○

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

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簿咽（用襲）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高宗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視瘡歎息竟以廢后（廢后方翼從祖女弟也）近屬不得用而歸（歸復歸夏州也）

卓菴氏曰方翼衣有血漬亦可謂致身事主者高宗既知歎息卒以后故不得用而歸甚哉公之不勝私也竇憲猶得爲車騎將軍翼所爲若此而不獲用同一后屬也固有幸有不幸哉

郭子儀撫河東

唐代宗廣德二年、遣刑部尚書顏眞卿宣慰朔方行營、代宗之在陝也、顏眞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代宗命眞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眞（李抱玉之從父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代宗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眞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

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綱目刪此非是]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不召而來耳帝然之未幾懷恩反寇大原帝謂子儀曰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固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芭山氏曰汾陽忠義感人進退繫國家重輕惜不盡其用

郭子儀輕騎見虜

（先是懷恩嘗誘虜入寇）

唐永泰元年回紇吐蕃復合兵圍涇陽、子儀諸將嚴設守備不戰時二虜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其隙可乘）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必○諜○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汝紿我耳、郭公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

（機）

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非輕出嘗試特昔契約甚厚）福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樸智）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示以不疑）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少適虜意）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指懷）

恩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不可少此語）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夷人稱天子為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在上都（上都長安也）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敢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微用權術）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吐蕃尚唐公主）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誘回紇以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于此

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頤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不苟）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雖誓猶未嘗誓得立言大體）陣前家族滅絶。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鄕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隱讀曰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

遺之絲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竟與定約而還吐蕃
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
恐同紇不能破吐蕃
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
戰于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京師解嚴
胡氏曰藥葛羅要子儀爲誓使子儀急于退師許
以重言而它日不克副或副之而有傷于國則踵
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初若重大嚴毅不可犯
者及味其旨若無所誓所謂負約果何約乎既不
失巳又得虜情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是排難

解紛。何愧之有。

苢山氏曰。與回紇共擊吐蕃。所以携虜黨耳。然誘之以利。微用六國合從攻秦之法。

惟適氏曰。子儀雖間用權術。皆發于忠義。故雖假設之詞。自爾諄懇動人。所謂蠻貊之邦行者。葢權術所以濟忠義也。豈與詭譎者比哉。

蕭昕使回紇

唐代宗大曆三年回紇可敦死遣右散騎常侍蕭昕
爲弔祭使回紇廷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
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
（仍還他功字）
（直言回紇之罪）
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
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
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
唐失信耶回紇慙厚禮之

或曰攄理以荅回紇回紇慙沮可謂折衝口舌之

間。

惟適氏曰。回紇自矜有功。昕獨言回紇不能無罪。又明言唐不忘回紇前功。語氣抑揚間。不阿䕃情不損國體。足為後世使臣法。

郭子儀見魚朝恩

唐代宗大曆四年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裹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郭豈與魚相結乎元載不智）

（使之間之全以天子壓倒朝恩）

（機智）

（似婉實諷）

胡氏曰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子儀處

之。何其盡巳盡人。裕然有餘邪。其心以君命爲主。以天命爲斷。一懸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并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芭山氏曰。亶以所聞告朝恩。正欲令朝恩知其不疑耳。朝恩果無害巳之意。足以明彼此之無嫌。萬一朝恩叵測。亦有所畏忌而不敢發。子儀豈聽天而以身嘗試哉。

郭子儀奏除州縣官

唐代宗大曆十年、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鎭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嘗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無絲毫怨望故難

本朝于愼行曰。郭子儀以奏事不報爲可賀。渾瑊

鎮河中奏事不下私喜曰上不疑我此見二公精
忠人所不及當時事理寔是如此然亦在人臣所
處何如承平之時師保大臣不宜見輕於人主艱
難之日握兵大將不宜見憚于朝廷體不同也
芑山氏曰德宗始即位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
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曰君獨不爲郭
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
上新即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
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愚意謂此言。當亦令公所樂聞。雖然。令公純臣也。毀譽禍福。豈復有繫于心哉。

卓菴氏曰。子儀所奏除。必得其當。而代宗于諸鎮則曲從。于子儀則不報。子儀非特無怨望。而且引爲親厚。既以解朝廷之惑。又可以鎮僚佐之心。此子儀識度過人處。

古方彙　卷之三　卅九　忠貞堂

崔祐甫議却獻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初卽位、李正巳在代宗大曆中、擁兵十萬、雄據東方、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至是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巳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從之、正巳大慙服、

妙在用恩足以服人

苞山氏曰、賜將士雖似用惠然微示正巳不宜私獻、而又陰折諸道窺伺朝廷之意、此措置得宜處。

若稍涉權譎既褻國體又啓它釁非策之善者也所惜者德宗嘗卜相于祐甫祐甫舍李泌獨薦楊炎及炎秉政專以復恩讐爲事怒秀實殺劉晏論者不能不歸罪祐甫云

又曰德宗建中元年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與分賜淄青將士略同

楊炎議留崔寧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旣即位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鎭寧已辭楊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

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綱目削朱泚所領四字非是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収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炎隨以寧爲節度使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二州名范陽郡名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郡名出兵自江油趨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

之。范湯兵追及于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于大度河外。大度河在四川行都司越嶲衛城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隕于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道使之來者、

或曰。安蜀制寧。楊炎一言之力。

芭山氏曰。內親兵于蜀。更授它帥。復取沃壤。不以吐蕃入寇爲患。且因以爲利。其中指畫甚密。然非晟不能勝厥任。此擇將之所以宜愼也。

卓菴氏曰。留崔寧。最得要領。非獨全蜀。亦恐寧與

虜合。炎特隱而不發耳。假外亂以驅内寇。非深識遠智者不能。

李晟議減糧賜

唐德宗時、李懷光敗朱泚兵於醴泉、奉天圍解、懷光至奉天、數與人言盧杞姦佞杞聞之懼、言于上曰、使懷光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今聽入朝、留連累日、賊難圖矣、上詔懷光引軍還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上表暴揚杞等罪（此杞激之也）惡、朝廷旣逐杞等、懷光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

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敵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敝、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晟屢奏恐其有變。爲

○見○晟○紀○律

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戮其力用、寢

智略

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

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

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

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晟參議、懷

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

贄自宜○默

戰鬭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

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增

此○制○懷○光○之○術○　懷光計○自沮

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

本朝于慎行曰。減削之議。出於晟口。則士心怨晟。而晟之事敗。出於懷光。則衆怨懷光。而懷光之勢孤。片語轉移。勝敗遂决。事機之所繫大哉。

芑山氏曰。晟既聞參議。即當思所以折懷光。俟贊數顧而後發緘。豈前此未之思歟。

惟適氏曰。許懷光與晟合軍。此舉最誤。不特縱光。并失晟矣。根荄不剪。嘉禾亦穢。用人不可不慎。

李晟還軍渭橋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尚結贊吐蕃相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贄還言賊泚勢窮援絕、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沮諸帥進取之謀、陛下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適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疑。懷光乃云李晟

既欲別行其亦都不要籍臣猶慮有翻覆又從容問
云同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
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伏望即以
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
軍事繇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
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
及于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
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斷雖蓄異端何繇起怨上從
（晟自此不受制○懷光矣）
之晟自咸陽結陣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

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
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
抑有它繇所患大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
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足生
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擾
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
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巳端
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
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

切實堪疚心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援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晟頭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

（託言以愚懷光）

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

（言理而勢在其中）

盡于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懷光生辭

轉難調息且更僕何時。〇懷光果反

本朝于慎行曰。奉天匡復之功。陸贄之謀居多。無論帷幄籌畫。皆成敗所關。即軍機之運。有不動聲色。制虜目中者。方懷光與李晟合軍。逗撓不進。其情已見。使晟不與分軍。則爲懷光所制。身之不保。功于何成。于是奏請移軍。上未敢發。而贄詰懷光以片言質得其意。即以制命分之。晟軍既分。操縱繇已。而懷光以一軍孤立。始無能爲矣。此其功爲何如。

芑山氏曰寄令惠元等促裝。即日進路。可謂處事
深詳。然當日懷光驕肆。實無不欲移軍之意。贄孜
孜爲國。不得不過計耳。使帝信用贄言。豫制懷光。
則叛逆無自而發。何至再經播越哉。

李晟諫遷岷峨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反、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岷峨（蜀中二山名）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

（事機在此）

止。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芑山氏曰。六軍雖弱。尚可資爲聲援。震所見與晟介然。非晟表適至。帝豈能不惑哉。此滅賊之機也。

陸贄請存慰李楚琳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楚琳遣使詣行在、（時車駕幸梁州）初奉天圍既解、楚琳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鎭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楚琳先是爲鳳翔將殺張鎰降于朱泚）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李懷光朱泚）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遥、駱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

稚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夐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願陛下勿以

暫撫

使賊遲疑亦足集事非淺識所及

小不忍。廝撓與復之祟也。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失○少○得○多○

芑山氏曰。贊非樂撫楚琳。勢不得不撫耳。未幾楚琳遣將從渾瑊援武功。敗朱泚將韓旻。瑊乃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所謂得其遲疑便足集事者也。不然。楚琳拚飛附賊。爲禍甚酷。豈非自貽伊慼哉。

陸贄議代李楚琳

唐德宗興元元年、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其將韓旻斬朱泚以降、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

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佚奠枕京邑微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芑山氏曰楚琳一鳳翔將耳殺節度張鎰自除于泚助泚僭號改元宜德宗深惡之也先是楚琳遣使入貢不得已除爲鳳翔節度未幾欲以渾瑊代楚琳贄以乘輿未復勸帝優詔存慰之及泚既敗贄又不欲以脅執之術施于楚琳向使德宗處置諸臣悉如贄之于楚琳豈復有跋扈不易制者哉

給朔方行營衣錢

唐德宗興元元年、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卽時給之。

恐此輩叵測故少寛之

不遽給與

芑山氏曰。或言雖未給。猶給也。故綱目先書給。德宗此意。可謂近于仁。愚按此亦安反側之意。

李晟誅田希鑒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助朱泚叛逆）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

（在晟術中　客為輸諸將地）
（亦猶用伏也　客）
（晟必先授方略）

曰我與爾曹乆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當令身首得全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或曰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于泚及泚旣敗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原纔百餘騎希鑒閉城拒之泚曰爾之節吾所授也柰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

中。曰還爾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兵北走寧州。刺史夏侯嬰拒之。泚將梁庭芬射泚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鑒爲涇原節度使。按希鑒雖閉門拒泚。而其初附泚之罪。必不容貰。且希鑒反側。懼復爲變。故不加誅不已。然晟方謀誅希鑒。與之道舊結歡。而希鑒不疑者。恃與晟親知也。嗟乎。忠愛如晟。豈以親故而宥大逆哉。

李泌擊淮西叛兵

詔李希烈據淮西陳僊奇希烈部將舉淮西降殺希烈以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僊奇遣都知兵馬使吳溮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僊奇爲吳少誠少誠素狡險爲希烈寵信所殺少誠密遣人召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溮不之知法超等引部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反爲所敗上急遣中使敕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縣名淮西兵已陳于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

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陝西七里。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為二隊。伏於大原倉（太原倉在河南府陝州西南六里隋初所置）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嘗讓以半道隨而擊之。（綱目刪此句）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進遇唐英岸邀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

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自炭竇谷趣長水賊二日不食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衆大半趣長水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猷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于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或曰遮之則死力以鬭留之則聚衆滋變讓以半道擊以伏兵耳目不驚而大禍除矣

李泌請罷李昇宿衛

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李昇爲詹事、詹事東宮官之尊者位在長秋之上掌統三師十率府之政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先是懷光反帝奔梁州衛士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郜國城名有二俱在兗州府城武縣東南北郜郎周文王庶子所封春秋時所謂取郜大鼎于宋是也南郜郎春秋時宋邑漢置南郜縣今省之大長公主公主肅宗女蕭升之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

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郜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或曰于此即伏安太子案是鄴侯入相第一大事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機卷之三終